

湯用彤全集









汤
用
彤
全
集



第 五 卷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1954 年，用彤先生患脑溢血前与
其孙女汤丹合影



1954年夏，汤用彤先生因脑溢血住协和医院，右侧为照顾他的护士



1950年，汤用彤先生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时接待苏联友人

目 录

往日杂稿

理学谵言·····	(3)
理论之功用·····	(33)
新不朽论·····	(36)
植物之心理·····	(39)
快乐与痛苦·····	(43)
谈助·····	(47)
附录一：孤嫠泣（短篇实事）·····	(53)
附录二：书评四篇·····	(57)
附录三：说衣食·····	(60)
* * *	
读慧皎《高僧传》札记·····	(61)
竺道生与涅槃学·····	(77)
释道安时代之般若学述略·····	(138)
释法瑶·····	(169)
汉魏佛学的两大系统·····	(177)
关于肇论·····	(178)
中国佛史零篇·····	(179)
论晋宋间佛教·····	(227)
论“格义”·····	(231)
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审查书·····	(243)

复陈寅恪信·····	(245)
读《太平经》书所见·····	(246)
* * *	
评近人之文化研究·····	(273)
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	(277)
* * *	
玄学与中华佛学·····	(282)
汉唐佛学纲要·····	(292)

西方哲学

哲学概论·····	(319)
第一章 导言·····	(319)
第二章 哲学之限制与方法·····	(321)
第三章 理论之基础·····	(323)
第四章 本质哲学·····	(325)
第五章 对于外物之知识·····	(327)
第六章 无元一元学说·····	(328)
第七章 何谓心·····	(329)
第八章 身心之关系·····	(331)
第九章 演化论及其问题·····	(333)
第十章 因果·····	(336)
第十一章 物质——现象与实在·····	(339)
第十二章 时间与空间·····	(341)
第十三章 真误·····	(342)
第十四章 论理学说·····	(345)
第十五章 善恶·····	(349)

第十六章 宗教	(353)
欧洲大陆理性主义	(355)
导言	(355)
笛卡尔 (René Descartes)	(359)
斯宾诺莎 (Spinoza)	(408)
英国经验主义	(441)
绪 论	(441)
洛克 (Locke)	(454)
贝克莱 (Berkeley)	(487)
大卫·休谟 (David Hume)	(514)
叔本华之天才主义	(544)
亚里士多德哲学大纲	(548)
第一章 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大旨	(548)
第二章 事迹及著作	(556)
第三章 伦理学	(558)
第四章 本质论	(565)
第五章 天然哲学	(570)
第六章 心理学	(572)
第七章 道德哲学	(574)
第八章 政治哲学	(578)
第九章 美术哲学	(581)
希腊之宗教	(583)
编者后记	(605)

往日杂稿

理 学 谗 言

自海禁大开，群言庞杂，学者沦于圆滑之习，风俗遂陷于嚣躁之域。于是，见不合时宜者恶之，见不同流俗者恶之，见理学先生则尤恶之。自入京师，即遇某理学先生，亦与同侪大斥之者屡。其后，在校无事时，偶手翻理学书，初格格不相入，然久之而目熟焉，知有所谓理，所谓性矣。复次而知程朱陆王矣，复次而溺于理学之渊矣。每有感辄遽然曰：理学者，中国之良药也，中国之针砭也，中国四千年之真文化真精神也。试问今日之精械利兵足以救国乎？则奥塞战争，六强国悉受其病；试问今日之学堂学校足以救国乎？则行之数十年未收效果也。盖俗敝国衰之秋，非有鞭辟近里之学不足以有为，尤非存视国性不足以图存。余尝观昔贤讲学之风，雍雍穆穆，朴茂之气凜然，洵堪为浇俗之棒喝，则心为之神往者不置。夫以古之理学与今之科学比，则人咸恶理学而求科学矣，不知理学为天人之理，万事万物之理，为形而上之学，为关于心的；科学则仅为天然界之律例，生物之所由，驭身而不能驭心，驭驱形骸而不能驱精神，恶理学而乞灵科学，是弃精神而任形骸也。国人皆恶理学，则一国之人均行尸走肉耳，国乌得国哉？噫，金瓯不圆，陆沈有日，坐而思之，能无慨然。我虽非世人所恶之理学先生者，然心有所见不敢不言，以蕲见救于万一，于是擅论古人，着其语之有合于今日，尤有益于侪者于篇。

一、阐王

姚江儒门之侠也，自来论者，许之者半，非之者亦半。盖其说过奥，精处独到，而流弊亦深，不可以不辨也。阳明点明良知，人人现在，一反观自得，则作圣有方，所谓致良知者，诚不刊之论矣。顾后之学者，各师其意，失其真，以玄理高尚，妄相揣测，求见本体，遁入清谈，反远事理，则不若穷理格物之训，先知后行矣。况近日士子浮轻不戢，好高自大，尤甚于何心隐，李卓吾诸人。如复海以姚江之说，恐其未能体会得作圣之苦心，先陷于高明叫啸之习，是岂姚江之志哉！世之欲步姚江者，吾愿其先能淡泊宁静，而后乃可明志致远也。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即是未知。（徐爱记）

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了，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答友人问）

说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头克倒了。（黄直记）

只不要欺良知依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何等稳当，便是致知的实功。（陈九川记）

以上数条俱见先生致良知大体，并非如佛说顿教，全无工夫，所言善便存，恶便去，何等痛切，并非谓一识良知即可放纵，不惟需知良知，并需知致良知，尤需时时知致良知也。王门之每不如宋儒之循循规矩者，抑亦不为时时为克己工夫耳。晚近学子辄谓日本强于王学，欣然欲振之祖国，而岂知王学不宜于今日中国之薄俗也耶。

谨独即是致良知。（与黄勉之）

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钱德洪记）

言语无序亦足见心之不存。（陆澄记）

礼即是理，约礼只要此心纯是天理。（徐爱记）

洒落生于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

（答周道通）

戒惧之念无时可息。（陈九川记）

以上数条，俱见先生为学工夫，拳拳服膺，始终罔懈。近世士夫，每误解性善之说，谓人性皆善，则呱呱坠地即赋天性。只要不为尘客所蔽，则秦镜自明，无庸拂拭。不知人生而善固为天性，然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甘苦轻煖之识生而好恶形焉，美恶高下之识生而希望著焉，恶不正，是非混淆，希望甚奢，则明智昏懵，故情欲不节于内，而事物刻刻诱于外者，则天性蔽矣。性相近，习相远，诚圣人之定论也。世人惟其不知在良知上之必须作工夫，故不知谨独而放僻邪侈，不知戒惧而流连荒忘，无所谓信义，更无所谓礼仪。且也自以为风雅倜傥，而自笑人之守礼者为迂阔，远于事情，其亦知阳明礼即天理之说乎？甚矣，阳明所言之明透也！胸襟洒落即身广也，即坦荡荡也，而非谓逾闲破矩不加检束也。洒落亦生于天理之常存，生于戒慎恐惧之无间，而非谓生于不法律之自由，不道德之平等也。夫言语无序，失德之细者耳。而阳明谓为可见心之不存，则其大者可知矣。刘蕺山儒之醇者也，竭毕生之力，以发阳明谨独之致良知，然实得王门真谛，如孔子之孟荀也。然则日省工夫，固不得谓知良知而遂忽之也。阳明此数语，精深独到，愿有志者察之，而铭之座右也。

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若就标本妆缀比拟，凡平日所谓学问思辨者，适足为长傲遂非之资，自以为进于高明光大而不知陷入狼戾险嫉。（与黄宗贤）

后世不知作圣之本，却专去知识才智上求圣人。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薛侃记）

以上二条，切中今日学者之病。自西方各国以物质文明致富